

第八百六十六號

中華

唐拾義
防癆
久咳丸
上海廣西路角
父子大藥廠發行
每瓶一元一角
各埠均有出售

小兒驚風 醫中佐使之配，其所攷各方，不備
藥味甚夥，即其煎藥之法，亦各有深
淺，如麻黃湯與葛湯、藥味相同，
惟於煎法中異其用，麻黃湯麻黃
一兩，先煎去沫，然後下餘三味，而還湯
湯則四味同煎，小柴胡湯與三瀉心
湯則俱煎成藥後去滓重煎，大黃黃
連瀉心湯，則用麻黃湯漬須臾絞汁
之煎，附子瀉心湯，則又附子濃煎之
煎，附黃連瀉心湯，旋覆代赭湯
五法，同乎三瀉心湯，竹葉石黃湯
煎成藥後，去渣納粳米，煮米熟湯成
者，客散則以白飲和服，并多飲煖水，疾
愈，文給散煎成藥後去渣內阿膠烱湯
水煎散則以湯和之，桂枝人參湯
則桂枝後入，炙甘草湯酒水同煎，湯
內陳黃芩黃連黃連陳黃連阿膠湯成
則難子黃芩湯，抵當丸則取九丸
大承氣湯則先煎厚朴枳實枳實
枳子鼓湯則以清漿水七升空煮
四更，納枳實枳子，煮取二升，下芒
芒五升六沸，去渣分溫再服，葛根湯
先煮麻黃根去上沫，麻杏甘湯
則石膏用綿裹，凡此種種，非欲
麻煩手續，欲病之愈，不得不如此
也。

口小閒話
(陸士諤)

肺癆

！

身患肺癆

生命危險

欲得療養之法者

請向上海仁記路

三十五號

美商愛世開洋行

函索立即寄奉

[illegible]

社會香艷
長篇巨著
此書前集、曾按期刊載本報、亘一年之久、萬人傳誦、騰譽
拂雲生精心撰寫之處女作

第一回 燕叱鸞噴雪泥留爪印
第二回 繡頭第零相退渴
第三回 望坤而西古代表冠張壯士
第四回 粉紅無情三更驚好夢
第五回 電鞭一張洋子驚鄉果
第六回 胯下郎當鬚眉現妙相
第七回 演多情三杯白蘭地
第八回 羅襪風波紅綾切切
第九回 飛絮淒涼春夢冷
第十回 兩少爭妍上下床分名士狗
第十一回 繡履蓬蓬踏履光可鑑
第十二回 客館凌清爲養待關
第十三回 殘夜分桃微露楚夢
第十四回 雪水冰漿難爲惹客
第十五回 蘇省姑蘇前認子忽不回爐
第十六回 醃雞難要國中傳美味
第十七回 聚閑瓊樓潮來如箭
第十八回 白鳥丹鴻光偷池畔
第十九回 揮塵說龍卿神游命
第二十回 月上柳梢頭花底逢何草草歡來千里外人前相見莫依依

日趨韶語風月悽芳辰
羅宋花開色界天
過門不入春涼涼月舞麒麟
楊妃有膽八歲戲村童
烟槍三尺遺少會安天
帳中寫扇橫口吮朱唇
文人薄命九流小洋錢
梨園治海名票請詩
關山笛鼓成人事
三生有幸淋弱冰美人恩
湖波灩澦電閃珠光如箭
關波灩澦燕子雙棲
隔床誤月羞斷吳娃
悽風苦雨愁煞香人
新相國月下追歡幸未開關
藉山國歲潮上話情魂
酒旗歌板入醉似泥
朱顏玄鬢暮暮傳前
懸崖勒馬妾也飄零


制度 案共 分子

黃紹雄徘徊港粵

(戈橫)

善後督辦黃紹雄，目前兼
協商收拾桂局之步驟，緣陳
良戰敗，以反草莽之勢，猶
慮連桂人馬某黃氏，曾不稍
，而中央信任黃氏，曾不稍
時談桂事者，以為黃紹雄必
局矣。

十八日，攜中央頒發之善
，密商南旋，抵香港後，
則李自張等，密於陳濟棠退撤粵兵，
乃有專守粵疆之新作用，同時又與
信譽名關於胡漢民解職後所發生之
，以為張桂軍又有發展機會，故
對黃之朝水和平置而勿問，有此兩
因，黃紹雄雖欲回桂，誠有不能，不



(戈横)

月十八日，據中央頒發之善
萬元、秘密南旋，抵香港後，
廣州，而報紙記載，既謂黃將
理善後，又謂黃將辭督辦之
個適從，局外人莫可揣測，惟
個香港，未能遽將桂事解決，
也。

所以留香港者，厥有二因：一
允給之善後費，為一百五十
萬，而報紙記載，桂省以兵
之後，舍收拾流亡，維持民生
軍隊之外，益之以李宗仁白崇
章等，錢不到手，不肯出洋，
幾十萬之數，能敷分配乎，一

西善後督辦黃紹周，日前兼
協商收拾桂局之步驟，陳陳
協復職，故以反掌之勢，確定
法，雖桂人馬某徐某之流，猶
便，而中央信任黃氏，曾不稍
時談桂事者，以為黃紹維必
桂局矣。

則李白張等，鑒於陳濟棠退撤粵兵
乃有專守粵疆之新作用，同時又誤
信粵省關於胡漢民解職後所發生之
謠言，以為張桂軍又有發展機會，故
對黃之勒索和平，置而勿問，此兩
因，黃紹維雖欲回桂，誠有不能不



居靜軒

俊英)

力子先生，參贊戎機，極爲將士所倚畀，爲人亦極和藹，與新聞記者好惡，首都新聞記者之甘探新聞者，邵氏必竭誠招待，蓋其亦極過來人，深知新聞記者之困苦也。邵氏自與周子文女士結婚後，仍舊，每日起身甚早，上午必赴總司令部辦公，出席各種會議，至五午膳，飯後必假寐一小時以資養息，二時許，再赴總部辦公，公事畢，身軀短小，目御眼鏡，一望而知其爲富有學問之女子，鄰近邵氏有一輛，常見五傭夫，躬馳於中道上，其寓邸在南京戶部街，樓下布置而精雅，卽其年事雖已漸高，而精神極爲飽滿，固黨國之老少年也。

YU. I. ZININ

州有富人曰
 劉不爲意以爲釋
 居洋房之廳上
 三丈許防守
 不爲意以爲釋
 插翅不能飛
 劉亦自分不得
 蓋平昔原與首
 既爲所得必甘
 不備勒索也第
 其死於罪毋
 軍自殺、瞥見
 守者悚急知
 違事陳慥
 向台左空柱
 躍、翼奔之楚
 如燕、及墜地
 適更飛步曲
 遂脫險、及匪
 黃祖查如、猶
 隱身術、羽化
 劉一昨至泥、

(雀金

國民政府成立後，我新聞界中人，彈冠稱慶者，實繁有徒，如邵力子、葉楚傖、陳布雷諸君，均個中佼佼者，其餘則縣長、局長、祕書，更不勝枚舉矣。最近，察院後楊任設計委員，千里君、顏湘子，亦有一日小說家先進，揮毫而做官。

(七卜)

到海防的第二天黃子衡看見自己的杜松，又名塗山，在杜松廠西邊杉林底下眺望風景，使他興起今日之杜松，故鄉！一輩時釣遊之地。一片萬里波其情況勢態今日，杜松離海防數十里，爲彼那遊覽勝地也。可於今日之京城，自海防過河口的湖塘植物園諸名勝，更從容地回來。我們在海防十天，對於許多朋友，當然又有不少的叨擾，我每次到諒氏南門，安南甫先生說，因被好奇心所衝動，很想進去參觀，但總難辦。家安甫先生說，因被好奇心所衝動，很想進去參觀，但總難辦。最有機會，又因甫甫先生說，因被好奇心所衝動，很想進去參觀，但總難辦。最崇拜關公，安南館館中，時常掛着關公的本事，特不知他們所表演，是否有三鞭子一樣的出色當行。安南的事，記者已不願再事追述，我們在這光陰過中，上了火車，坐的是二等，因有黃先生先付了半日賃，當天還乘黃先生先坐特別，到車站照料。聲音第三聲隔關，我歸計時落，相見匪遙，而數日小別，亦不免過於感傷，從車中望外，十里，散見村落，或遠山一影，飲水臨軒，車過幾處，幾夫支立亭，似頗幽雅，臨而離民時，有三五耕牛，飲水臨軒，不知老之將至，田中稻根幾熟，而出水的秧針，已三寸兩寸，兩寸三寸，真是看不盡的河山錦繡，人物

422

近來報載蔣允芳綁案，查姓氏書無姓蔣者，如謂手民誤植，亦不應一誤再誤，各報皆誤，敢問介紹江都夏宜滋先生手製之印泥（上品者蘇絲所製）久已於文藝界，茲復友人之請照本欲得之者，可向北泥城橋北京康里八四九號陰曆齋接洽。

愍海采摭記

(錦曉)

立法院成立業已兩載有餘，在此訓政時期，凡百公典均須照章辦理。政體大綱，三民主義，從新訂立，故立法院工作之繁忙，在國府五院中，除行政院外，當首屈一指。蓋計兩年以來，各種重要法案之經立法院訂定者，可逾百數，每一法案訂立步驟，在起草時期，必先經各專門委員會，詳密研討，直至草擬正式成立，然後舉行全體會議，三讀通過，再由國府公佈實施。其手續至為周密，重立法為國家基礎，非此不足以昭信重立。平時每一法案三讀通過時，各委員雖有互為勸戒者，然終未嘗有本月二日，通過勸戒法時，會場空氣之熱烈也。誠以舊憲法之病民，積千餘年之歷史，根深柢固，牢不可破，宋元明清諸代，雖創議修

百
豔
詞

(一) (調寄望江南)

蔣某以五十金娶婦曰關珠，
鄰鄰女也。介紹人陳某，亦舊
鄰女也。一介商人陳某，亦舊
鄰，結婚後產一女，而婦逸矣
，將疑姦家藏匿，並及陳某出
遁，控於法院，卒以證據不足
，判決無罪，不知尚有遺珠之
望否。

同居好。離合太匆匆。飛去青蛾
同入楚。放來白鶴早飛籠。一顆
掌珠空。

(半十)

(二) (調寄望江南)

蔣某以五十金娶婦曰關珠，
固鄰女也。介紹人陳某，亦舊
鄰，結婚後產一女，而婦逸矣。
蔣疑姙家藏匿，及比陳某不
通，控於法院，卒以證據不足，
判決免罪，不知尙有遺珠之
望否。

同居好。離合太匆匆。飛去青蛾
同入夢。放來白鶴早開籠。顚
掌珠空。

100

曹全之不動產，雖不如汪聖人之多，然廣州之都府街與東山、香港之望平街與九龍、上海之武定路與愚園路，均有房屋，開除都府街及武定路二處外，悉爲曹全夫人所購置，故業主之名，非曹全而爲曹全夫人，乃以曹夫人之名，不及時流沐頭人之名之顯，故人皆曰曹全無產業。

曹全夫人，經手捐稅事項之外，又豪於賭，麻雀非五百元之局不參加，在佗城又有花會大王之稱，曾以一千元一注，開佗城花會豪賭之風，據佗中人計算，一千元如中寶，可得三萬餘元，於此，亦足見曹全夫人好貨本色矣。

曹全夫人每臨香港，必購一汽車，用以代步，及其離港，則賊值售之，及再乘，又置一駟車，故曹全夫人之汽車，王老巷最爲出色者了。

(儀司)

臨川李梅庵、衡陽曾農髯、樂善茶館舉行，蓋以兩先生遺後、兩家弟子、合組曾李同門會。定於每歲春秋，舉行祀典，本年春祀善友之姪，知所不給，親集生道侶亦在壇。

(鳳亞)

宋大可，江蘇武進人。兩先生遺像，俾春秋佳日，遊湖山，女，得以聯吟。兩先生遺生遺士遺女，與西泠印社之足。兩先生遺生遺士遺女，與西泠印社之足。兩先生遺生遺士遺女，與西泠印社之足。

不

又以上世間矣。寒雲昔年僑寓儋上，病，不知其書法之能清勁拔俗也。相與文藝界頗多投契，羅莊傳來，爲位而笑者，定不乏人。其平生行事，尤熱在人口，茲可不贅。惟余觀寒雲生不致力之最深者，厥惟甘肅戲劇。章書法之輩，嘗重其多散失戲劇，亦成廢陵散，今茲所可論定者，惟詞章與書法耳。上蓋寒雲詩之，寒雲書法，尤在詞章之上。蓋寒雲詩，詞藹有餘，而意境不足，每犯空廓樸砌之病。語謂定不止此，惜其好色嗜烟，動傷

(六十)

紅葉道：「話說回到淵源呢，不能說沒有淵源，前一回我到杭州去，湖上邂逅，她娘提次日後登台，要我幫幫忙，我既答應了，自然得照着我的力量去做，至於見面的話，我既不知她的住處，她也不知我的地方，我雖天天看她在樓上唱戲，她還不見得老來的，覺得我何處雲遊，顧先生，您要到她家去嗎？」

有法子，替您打聽出來，紅葉搖頭道：「多謝你的好意，是這們老不見面的，捧她的，知道的人，還會說我這捧她的，捧她的上立場，不然的話，免不了給人說一句，有所圖而出此了。」劍龍立起來，將盆子碰的一聲響，大家便簇住談鋒，聽他朗然說道：「紅葉兄捧捧角兒，別人說他有所圖，我覺得捧捧角而無所圖，這個人也太無遠取思了，我兄弟捧捧雲，諸君有的想已知道，今兒兄弟有個驚人的消息，報告給諸君聽，請君聽了，或以爲平添荒唐奇，而至少在吾劍龍的個人歷史過程上，是一個驚人的變動，就是我跟

雲雲兩，已經正式的訂婚了，一句話未完，滿座的家聲已恍如春雷怒發。



油肝魚驚精麥發科

油肝魚驚精麥發科

地獄每不失父

